

# 我家的“李焕英”

□杨力

春节走进电影院观看《你好，李焕英》，看到以喜剧擅长的贾玲，却以真性情导演出一部打动亿万观众的电影，从中诠释出的对母亲的爱与愧疚，竟让我像过电一般，脑海里一下就想到了我家的“李焕英”。

当年，我母亲也曾是一位青春洋溢的少女，梳一条羊角辫，爱说爱笑，干劲十足。她从学校毕业，分到单位搞财会工作。单位在一个山凹里，附近村民用电都靠单位“搭线”，于是就派生出一个业务，每月去村民家中收电费。

那是一座大山啊，村民都散居在大山四周，去一次就是一天。山上也不清静，时有人撞见野狼野猪和毒蛇。于是，收电费变成了一件头痛的事，就是小伙子都会推三阻四。

这个时候，我母亲站出来请缨，她挎一个水壶、

带两个干馒头，瘦小的身影很快就被苍茫的大山罩住。母亲折腾一天，尽管疲惫却始终微笑，别人问她不怕吗，母亲说不怕不怕，村民很热情啊，留她吃饭，拉她嗑话，带去的干馒头原封不动又背回来了。但母亲心里确实有话没说，她独自走在山林中也怕，怕孤独怕野兽，听到奇怪的声响会毛骨悚然，听到远处的狼嚎会心惊肉跳。但母亲风风火火的性格改不了，下个月收电费照样主动请缨。

母亲结婚后，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请了一个保姆。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不但照顾不了家庭，月收入差不多还要寄回老家赡养身体不好的外公外婆。母亲完全理解，只是可怜了她自己的那份收入，不到40元的月工资，10元请保姆，10元寄给老家给自己爸妈，剩下10多元就是一家人一个月的开

支，困难可想而知。但母亲依然乐呵呵的，到田间掐苕尖、寻折耳根、找地衣（地木耳），总之，母亲有很多办法让自己变得快乐。

母亲中年时变得非常坚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父亲到外地出差，而我正在高中。那天我上学时刚出门，母亲腹痛大作，忍痛去了当地医院，B超诊断是蛔虫钻胆。治疗方法是两个，一是保守治疗，打止痛针，但会经常复发；二是用内窥镜取蛔，但需要从口腔经食管进入胆道，非常痛苦。

很难想象母亲那一天是如何熬过的，独自一人去医院，独自一人走回家，坚持做了晚餐，若无其事地等着放学的我。若不是见她脸色苍白没有胃口，若不是我刨根问底，母亲断不会告诉实情。母亲的坚忍让我心痛，毕竟是一个女人啊！可母亲说，她是一家之主，她要努力保

持正常状态，让一个家有一个家的样子。

母亲也有她柔软的一面。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母亲已经70多岁，每天电视上的灾情让母亲眼圈发红，她捐了特殊党费，又捐出了一个月的退休金。庚子鼠年疫情肆虐，80多岁的母亲宅居在家，她鼓励儿孙去当志愿者，还积极捐款捐物。母亲说，日子越来越好，每个人都要懂得感恩社会……

那天走出电影院，我想着母亲，想着一个女人从一条羊角辫的少女变成了一头青丝的耄耋老人，突然明白了电影《你好，李焕英》为什么大受欢迎，因为每一个儿女的成长，都有一个“李焕英”默默地在身后守候呵护！千千万万个“李焕英”，用真与善，用她们的坚韧与柔软，谱写了一曲曲深沉的无字之歌，那是无私的母爱。

# 春天醒来

□宋扬

一些树还在以冬的孤独站立，一些树已先触摸到大地温润的呼吸。被羽绒服包裹过的人一天天瘦下去，枝条儿一天天胖起来，枝与枝、叶与叶的缝隙一天天小起来。远望，树有几棵，就有几朵薄薄的绿烟顶在树梢。烟不消散，只轻轻摇晃，随一阵柔柔的风。

麻雀、画眉、斑鸠、白头翁的声音充满欢快的气氛。鸟雀演唱会的流程并不按部就班，总有小调皮不循规蹈矩，它们在树上蹦跹，想要发出春的第一声。几次三番，场面变得有些混乱，从此起彼伏到密密匝匝，谁都抢着做春的歌唱者，谁都抢着往树的高处跳，往云端的风里飞。

蝴蝶的舞步比冬时轻快了许多。一只两只三四只，五只六只七八只……他们的队伍在一点点庞大。地面与天空，更多时候，蝴蝶和鸟儿默契地选择了分属自己的乐园——互不侵入，偶有越界，也匆匆离开。

东方的天空中，有淡淡的一抹蓝，天空的幕布只隙开一道缝。春阳在精心装扮，并不着急登台表演，它知道大地万物的期待。它有的是自信，自己一出场，就将是君临天下，万物生辉。

“噗”的一声，天空的幕布全然拉开，蒙蒙浅灰隐去，背景是一整块蓝，一整块蓝水晶的薄片。此时，配得上与阳光斗艳的唯有油菜花。油菜花与阳光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合绘出一幅田野尽带黄金甲的杰作。

豌豆花羞涩多了。你看，蜷缩的依然蜷缩，开放的也不张扬。淡淡的粉，暗暗的红，把蝴蝶般的花瓣朝向土地，只以背影示人，那些最美的容颜都掩藏在绿叶之下。

萝卜挺出油菜一样的茎。萝卜也开花了，却无意以俗洁的白与油菜花铺天盖地的黄一决高下。难道萝卜也读过袁枚的那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陪伴过谁家小朋友的布偶棕熊在田野有了新的任务，主人要借他的模样吓唬那些馋嘴的鸟雀。主人用一根木棍把它钉在田间。它手握一把闪闪发亮的塑料大刀，顿显威风凛凛。鸟雀贪图刚点进土里的那些玉米粒，终于蹑手蹑脚地一点点靠近，很快，它们看穿了威猛的棕熊只是不能动弹的假把式，最后，竟然踩到了棕熊的头顶上……

春一点点醒来。春早人勤，点早玉米的菜农期待能成为卖出本地新玉米的第一人，得个好价钱；冬寒菜、油菜苔还能掐最后半个月，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蔬菜出现在田野。田野从不荒芜，永远是一首带着野性与活力的生命之歌。

## 家园版征稿

记录生活点滴，共建美好家园。华西社区报副刊家园版关注社区家园文化建设，聊家长里短，读人文历史，讲街巷故事（拒绝抄袭和杜撰）。欢迎赐稿！文字投稿邮箱390511725@qq.com，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以奉稿酬。

# 杨家沟那棵菩提树

□杨代军

沱江岸边的杨家沟村有很多树。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或者田间路边，在夏日里都绿荫一片，到了冬天如水墨一般，浓淡分明。

我家老屋后面的那棵菩提树，是村里最古老的百年老树。树高两丈多，树身腰围一米八。据老一辈人说，这棵树自扎根之日起，在村子里活了近两百年。

这棵树，神。村里的许多事它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么爷家今天娶媳妇了，媳妇很漂亮，全家人乐得不拢嘴；二叔家搬城里了，儿子有出息，城里买了房，接他们去享福了；杨三娃夫妻俩又吵架了，孩子都四岁了，成天还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不休；杨老爷昨天走的，上个星期才过了九十大寿……

一个小村庄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村里的事历来

就不少。这棵树，是我爷爷的老爷爷种下的，历经沧桑，活到当下，算是神奇。它已不是我家的了，在外边，杨家沟人都会自豪地说：我们那儿有颗菩提树……应该说，它已是杨家沟村的代名词。

父亲当公社干部的那个年月，全公社有很多城里来的知青，他们有事没事都跑来向父亲汇报工作。凡第一次来的，找不到地方就会问人，乡亲们只跟他们说一句话：就是那棵菩提树下。知青们便沿着树的方向行走，自然就到了我们家。

城里来的知青娃儿的聪明。有一回，一位女知青前来，见我母亲用水洗衣服，她什么也没说，拿起个簸箕跑到屋后的菩提树下，不一会儿功夫，捡了很多油果子回来。用石头

砸开后，将皮放入水中，教我母亲用洗的衣服包着皮使劲搓洗，水里出现许多泡沫。然后，把衣服拿出来用水一清洗，便干净了许多。就这样，村里人都学会了用油果子洗衣的办法，节约了一笔买肥皂的费用，大伙儿特别高兴。

那个时候，我才五岁多点，知青阿姨从捡到的油果子里挑选了二十多棵黄亮黄亮且圆圆的果子分给我和村里其他小伙伴。教我们在地上挖个小洞，然后，伏在地上用眼睛瞄准洞口，再用手轻轻一弹，把油果子打进小洞。知青阿姨告诉我们这就是“蹦弹子”。就这样，村里的小伙伴们对此很感兴趣，童年的时光就在这些有趣的活动中悄然过去……

这一切都来源于菩提树啊！村里人对这棵老树

也更加亲近。每逢夏日月亮之夜，大人们都会在树下闲聊，孩子们则静坐在大人身旁听故事，这让老树也觉得很安心。后来村里的小孩慢慢长大了，日子也好过了，可年轻人反而都进了城，村里只剩下不愿离开的老人们。“菩提树”显出了苍老，显出了孤独。在树下，闲聊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村里的老人仍然喜欢这里，喜欢时不时地在菩提树下坐着乘凉，他们成了老树的“保护神”。

如今，每逢过年过节，从村里出去的年轻人会提着大包小包礼品赶回家。吃罢饭，相聚一起，不是畅谈什么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而是情不自禁地来到菩提树下，互相询问：老院拆迁了，这棵老树咋办？

这棵老树咋办？菩提树无言。